

去 年 的 夏 天

古
聲

當溽暑投下了它巨大的陰影後，他就決定南下了，
心中似乎有一般信念支持著他，到南部去！那兒能找到你心
中所企求的，那兒有熟悉的影子、明媚的山水，和他底哲學的創
意，到南部去，他就如斯的決定了他往後的行程！

在他還未決定南下時，似乎就有一個聲音在心中敲擊，反覆訴說着南下的哲學：君知否南國，那兒黃金莫之鄉，薔薇花之邦……，彷彿聆聽着迷離在低語，感受着無比的衝動，日夜都在爲南下之事而盤算，爲他的前途而計劃着，而現在，他是確確實實的立在南部的芳土上了！剛才還盤據在心頭的日頭如今已移至南部來了，依樣斜照着側影，曳着長長的影子，像電線桿一樣的孤寂瘦削，說到孤寂，他現在倒真的成爲孤寂的一個人了，完全遠離了北部繁榮的人羣與過度眩眼的霓虹燈！

他初來時，稍覺不慣，但頗爲自己脫離了那個殼子而自豪，像他那種年齡是早該出來打天下接受磨鍊的年齡了，他老是這麼想着，這麼想着，就好像成熟至一種不能久居家園的年紀，蒼白的臉覆着蓬鬆的亂髮，羞怯的臉兒彷彿見了女孩會紅滿了天似的，但他確是能和她們處的相當融洽的，他是有這分自信的！辦公室已經開始裝釘起圖表了，他也開始忙碌起來了，他的人生哲學告訴他！來這裏是要從工作中獲取一種經驗與自信，是不容許絲毫的疏忽的，既然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來到南部，就當以絕大的勇氣實踐他人生的哲學，說起哲學來，他有自己不馴順的一套，他討厭臺北，想起來也可笑，只是他厭惡看到白人撲着與他同血液的女孩，嬉笑的度過街頭，那真對他是一種莫大的侮辱，每次看到那種景色，他總是羞恥而憤怒的別過臉去，只因爲潛意識中他還記得那課課文：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……，他和其他的中國人一樣，始終相信着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！但就不能了解爲甚麼有那麼多白人撲着最優秀民族的後裔，蹣跚蹣跚的飄過他的眼前！或許青年的心性裏就染上了一種憤世嫉俗的氣概，幸好他現在是在南部，保守的南部，純潔的可愛的南部！於是他滿意的注視着窗外的雨笑了！

他騎着車子在街道上開始描繪房屋的結構、層次、優劣、循索着地圖上絲麻的路跡，到此已經二個星期了，他開始

有點喜歡上這裡了，記着前幾天，他迷着方向，遂問着一個過街的女郎，女孩瞪起眼珠注視着他，一語不發的走了，真是個奇怪的地方和奇異的風俗，雖然他的朋友曾告訴他這個地方的民情相當淳厚，生活保守，問路時千萬不能向女孩子問，他忘了這條規律，但現在這條規律又重新教導了他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！那晚，他邀着伊出去看電影，「要是我跟你出去讓熟人看到，不知他們要如何說我，那時我怎麼辦？」伊答道，「我們不如在這裏聊天吧！」，他遂無言以對，莫名其妙走出伊家！

晚上，他獨自到一家電影院泡了一個晚上，看着銀幕上男男女女步出他們的舞臺，悲歡離合，聚散無常，他覺得頭有些昏，覺得自己好像演着同他們相似的戲！人生的一景模糊糊不成形……。

「你壓根兒還沒有成熟！怎麼對人家那麼無禮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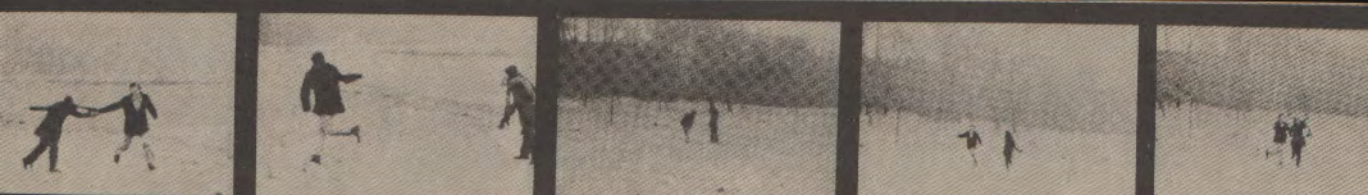
「甚麼叫做成熟？我請問妳！假如成熟只是像妳想像的具有浮華的外表，那不是成熟，僅是虛偽罷了！」

「你這個偽君子、偽君子……！」伊跺着腳，氣的眼淚子都要掉出來了！

那是許久以前爲着一些芝麻小事和伊所發生的口角，甚麼叫做成熟？成熟的來臨是伴着許多小憂鬱的，青春期的一些小憂鬱，然後憂鬱與年齡一同成長着，直到超過了那極限的年齡，他遂陷入深思之中！

假日對他而言是不知如何消遣的，躺在床上，扭開了收音機：「這裡是中國廣播公司，週率……」，然後又調整了收率，直到傳來悅耳的聲音，他方滿意的躺下靜靜的沈思着，思考着他的人生哲學，這裡寂靜極了，偶而傳來幾聲鳥鳴外，只有聽着松樹的低語聲，和廣播臺傳來的傷感的「卿莫忘我」！他是有點輕顫，爲這寧靜，爲這份幸福感到滿意極了！

「嗨！一個大男人怎麼放假時，長臥不起呢？……」聽



到同事的招呼，他遂和他們到海濱去！

海水是蔚藍可喜的，在夏日的薰曬下吐着絲絲的泡沫，突然間，像斷了線的風箏，一羣洶湧的波濤打的他忙不迭的退後，南部的海水是略帶着潮濕的味道，像是奔馳不已的野馬狂嘯着，他的興緻便被如斯的壯麗感染了！

「來！我來教你游泳。」他笑着向一位鄰近的女同事走過去！

他在海濱奔馳、嬉戲着，一會兒又跳入水，海水以美妙的速度浸滿了他全身，好似有着浮在真空那種感覺，口裏含着海水的鹹味，不帶一絲苟且的游過去，像是爲了完成他人生底哲學一般具着熱切的心胸。

「會了吧！游泳不是很簡單嗎？」他笑謔着打趣那女孩

「是呀！真虧你教我！」

突然間，他注視着女孩，視線停留在那裏，好像僵住了似的，苗條瘦俏的身體，濕濕的長髮帶着海水波浪般的嫵媚，盈滿了全身，伊就像她那樣子，輕輕盈盈的身材，時時常常帶着甜甜笑靨，無故的噴笑着！和他取鬧着，他突然感到胸口被一陣幸福所窒息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！

「來！我們一塊兒去兜風！」他推着一輛由朋友處借來的摩托車！

「你可不能騎的太快哦！」伊甩着秀髮似乎不情願似的坐上後座！

他歡喜着力的衝刺，那種從速度所迸發的愉悅，往往帶給他精神上無限的滿足，究竟是肉體因感受着速度的脈動而歡悅，亦是精神歡喜着冒險而迸出的歡悅，他並不明白，大概兩者都是吧！歡愉的生命力一直在招呼着他，他遂忘了伊的話，加強了馬力，呼嘯着奔馳而去！

他在運河旁邊停了下來，牽挽着伊的手，凝視着逐漸逐漸籠罩過來的暮靄，古老的運河依就悠悠的流着，帶着明、

清兩代的歷史低吟着，這兒寂靜極了令人不敢相信的浸着一股悲愴的意味，好像從明、清來就不斷的流瀉着，兩旁的楊柳低垂，在這酷暑中依就保持着它底柔毅，從那邊波面緩緩滑過的漁舟子，帶着令人不敢置信的美，蕩漾在平穩的河上，如此的古老而又淒愴，令人心痛的好似有甚麼話要說出來，却又說不出，整個心房被一種奇異的霜秋佔滿了，有如刀割一般，一下子從希望的巔峯跌入絕望的深淵，美極了，傷感的美，他注視着伊的眸子，發現伊也同樣的注視着他，但浸滿了幽怨，從那雙烏黑明亮的眸子裏，好像尋到了他底和平之域，突然間，威尼斯浮現了，不朽的威尼斯，浸在海裏達數百年的城市，泛見了遙不可及的深深嘆息，它是以古老、悲愴而又清新的令人可喜的姿態浮現的，以一種永生的步伐緩緩度來，不朽的美默默地敲擊着他的心房，節奏的起伏着，不可理解的神秘……

他和伊慢慢的走着，彼此不發一言，深怕破壞了運河的美，他的眸子泛着柔柔清波，夢幻似的睨視着伊！

「好美，好淒愴呵！好像帶着死亡的不朽與永恒的美籠罩着我們四周！」終於忍不住靜寂的壓力，他打破了沈寂和靜默，伊依然挽首不語，他牽着她的手突然感到冰冷起來；遂將伊手握在手心裏：

「握着妳的手，令我想到歌劇吟遊詩人中詩人握着咪咪的小手，唱出那動人的詠嘆調：妳那冰冷的小手之情景，那是多美的一幕歌劇啊！」

聽了他的話，伊沈默了半響，突然別過臉開始抽搐起來聳動的雙肩在夕陽的餘暉下微微的顫抖着！空氣好像突然凝結住了，只有那古老的擺渡輕輕滑過波心，飛濺的水花彷彿傳來陣陣不已的哀愁！

他焦慮的畫完了伊的一張像，夏日的晚上悶熱異常，使伊的臉在他的筆下顯得不十分圓潤均勻，他撕掉了它，這種鬼天氣！本能驅策着他，遂走到了鄰近的游泳池，在夜晚游

冰無疑是一項絕大的享受，南部夜空的晴朗，星座在南國的夜空中呈現着特別迷眩的美，肌膚接觸着夜晚的晚衣，感覺着輕微的顫抖，水流過全身，浸涼了他底熾熱的內在，吸了一口長氣，他有如仰臥在星海中，眺望着閃爍不已的宇宙！他感覺有點微醉起來，有一種昏車後所得的似甘醇般的甜美！浸潤了全身！

「你真會享受，竟跑到這裏來乘涼！」

幾個同事發現了他，不理會他沈默的抗議。

「來！來替我們拍一張照片！」

他調好了光圈、速度，咔嚓一聲，閃光劃過黯暗的長空，瞬時化成了永恒，鐫印在捲捲的底片上！

「喂！你的電話，」突然間同事的驚急之聲嚇了他一跳，趕忙的跑回去！他從電話中得知了伊入院的消息後，黯然不語，鎮靜的如同平日的他，但一走回宿舍時，突然心跳加快了，臉上似乎還不肯相信這個事實似的，整個夜裏，他翻來覆去，輾轉難眠！

去伊的病院已經是第三次了，前二次的經驗使他覺的驚恐異常，伊蒼白瘦削的臉裹在潔白的床單裏，發着高熱，偶而半邊臉受了床舖的震壓，顯出一種反常的紅潤，伊已不似往日活潑蹦跳的影子了！當他走進伊的病房時，伊已醒了，幽幽的雙眼無力的望着他，想說甚麼似的，看着伊蒼白的臉，他突然有一股衝動，幾乎要心中的思念和語言傾訴給伊聽，可是話到唇邊又止住了，不知甚麼堵塞了他的胸口，使他鼓不起勇氣說出，默默的獻上了一束鮮花，凝視着伊的眸子一陣子，然後走了出去！

走到外面，頓時感到一股冷風吹來，剛才好像有一股強韌的壓力壓在心頭；突然整個壓力消失了，他跑到了外面，對着花、對着樹、對着雲……，對他所能看到的每一樣東西不停的說着：「我愛妳！」「我愛妳！」直到他精疲力竭，才氣喘喘的停下來，他的心開始着慌起來了，難道他真的愛上了她嗎？還是因同情而導至的愛呢？不可思量的問題困擾了他整個夜晚！

伊今天的體溫逐漸的昇高了，他握着伊發燙滾也似的小手，幾乎不能克己！

「還記的那隻先知海鷗嗎？」伊夢囈似的呼喚着他的名字！他記起了那隻

超羣的大鷗之子，那是過去他們常常討論的對象！

「牠不是認為當友誼邁越了時間和空間而存在的話，就化成了永恒嗎？」伊喘息着說完這話，因病痛而發出了沈重的嘆息！

「哦！握住我的手！好難過，好悶的胸口呵！」他握着伊的手，恨不得能分擔伊的痛苦！

x x x x

他悄悄的離開了南部，抑不住心頭陣陣的酸痛，走之前的晚上，他獨自到了那淒愴的運河邊……。

假如有一隻長笛在那蘆花的岸邊，吹起！吹起！

如幽如怨，如傾如慕，如鳴如咽！

吹散了那滿天的紅霞，

吹掉了那濃濃的化不開的霧；

假如有一雙男女漫步在那相思的古蔭大道時……。

……

你將會想起，你將會想起……。

當望見一輪孤月靜懸在運河的一角時，他忍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整個的發洩出來了：

夜半荒城聲寂寂，

月光淡淡明，

昔日高樓賞花人，

今日無踪影，

……

明月永恒最多情，

夜夜到荒城……。

他還會再回南部的，只是當看到那祇飛鷺時，心中就忍不住的悲痛起來！